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嘉祐集卷九 七至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七 集部

嘉祐集卷七

宋 蘇洵 撰

太玄論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

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為書也猶其為言也方其為言也猶其為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為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為言不得乎其言而為書吾於揚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為疾醫

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為而喪其所以為瘍此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為俞跗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為太玄耶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為之名以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為作者雄不知也以為為數耶以為為道耶惟其為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為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為歷

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為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竒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工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并夜於晝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為三州

三分其州而一以為三部二分其部而一以為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為未也從而加之曰踦又曰贏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踦也曰贏也是何為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在贏而不在踦踦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為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歴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為太玄也為太

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為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𤣥焉求之則吾懼夫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方而加一是四歳而加一日也率四歳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

大冬之為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贊者可以為偶而不可以為竒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為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為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問其工之才不才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為鼎者固以明矣況乎加踦與嬴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太玄論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為一在百以為二十五唯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為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為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為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

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為易也上下而為卦九六而為爻此其所以為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為易者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為易若夫四位而為首九行而為贊此正其所以為太玄者也而雄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為太玄也始於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為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

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蓍之九而可以無患蓋易之本六日以為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為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踦嬴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

太玄論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於易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為虛三之說也夫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

用也今夫蓍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蓍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十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者衍其所當用之策數而舉其大略焉耳吾將以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爻

而三變一變而挂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扐是十用也既扐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贏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虚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為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

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變是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筭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掛其一再扐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之數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扐天三皆求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為是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毀瓦而皆有以前禍福之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漠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發龜

取蓍而廟藏焉聖人之視蓍龜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蓍龜之能靈也况乎區區牵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為不可逆知者也且筮用三經皆竒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皆竒偶雜則是吉凶之紏駁不在其逢而在其時使夫旦筮者不為大休則為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可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晝而凶葢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蹄

與其贏加其首之一分損其蓍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太玄總例引

吾既作太玄論或者讀揚子之書未知其詳而以意詰吾說病辭之不給也為作此例凡雄之法與夫先儒之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已意曰姑觀是焉盖雄者好奇而慕深故辭多夸大而可觀者鮮始之以十八策中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十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

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不能然葢總例之外無觀焉

四位

玄首之數在乎方州部家推玄筭初揲而得之為家逆而次之極於方凡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不在乎其數也取天下有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天下之大所以畧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者謂之州舉一類而為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為之別者謂之家蓋方者別之大而家者其小別者也故玄家一一而轉而有八

十一家部三三而轉而有七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九州方二十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為配而無所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贊

方州部家之於玄一首而加一筭故四位皆及於三而其筭止於八十一率一筭而九贊系之贊者所以為首之日而筭者所以為首之次也故二者並行而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以應乎六爻之辭也玄之大體以

二贊而當一日贊之奇偶或以為晝或以為夜奇首之晝在乎贊之奇偶首之晝在乎贊之偶率十有八贊而後九日備一首而九贊其勢然也故於九贊之間三三相附以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與人之思禍福三者自相變而皆可以當其一首之贊故玄之所以有九行者亦以其贊言也五行之次水始於一六土終五十而玄數不及十說者以為土君象也水火木金四者是當先後於土者也至於八十一首之間則亦以九九相

從以當天地人三者之變與夫九行之數故舉其首之當水與天之始始地之下下人之思內者以為九天謂中羨從更睟廓減沉成也

八十一首

一首而九贊二贊為一日率一首而四日有半奇首之次九為偶首初一日之盡故自奇之一至於偶之一而後得為五日觀范望之注而考之其星度則奇首之九贊為五日而偶首止於四范注周之初一日入牛六度礥之初一日入女二度玄

梲曰九日平分范説非也盖一首之數定而八十一首之數從可知矣日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玄之八十一首而未增踦贏也當其三百六十四度有半於天度為不及故踦與贏者又加其一度焉玄夫備矣方州部家之筭雖無與乎贊之日然及夫推而求其日也皆舉筭而以九乘焉故夫筭者亦可以通之於日也四位皆及於三而周天之日亦可以槩見於其中矣三方之筭五十有四九之半之為二百四十三日三州之

算十有八九之半之為八十一日三部之算六九之半之為二十七日三家之算三九之半之為十三日有半而踦贏不與焉故列方州部家之極數而以所得之日系之其下而為圖玄以太初歷作故節候星度皆據焉

三方

中一牛 三 五 七 九 二 四
二冬至 四 六 八 周一 三 五
六 八女 礥一 三 五 七 九
七 九 二 四 六 八 閑一
二 四 六 八 少一 三 五虛
三 五小寒 七 九 二 四 六

七八 九戾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上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危八 大寒 九干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狩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羨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差一二 立春 三四 五六 室 七八

九童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增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銳一 二三 四五 雨水 六七 八九

達一二 壁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交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耎一二 奎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傒一 驚蟄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從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進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婁 八九 釋一二

三四 春分 五六 七八 九格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夷一二 三四 胃 五六 七八 九藥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清明 八九 爭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務一 二三 四五 昴 六七 八九 事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更一 穀雨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畢

斷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毅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裝一二 三四 立夏 五六 七八 九衆一

二三 四五 觜 六七 八九 參 窑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覿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小滿 斂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彊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睟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盛一 二三 芒種

四五 六七 八九 居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法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應一二 三四

五六 夏至 七八 九迎一 二三 鬼 四五 六七 八九

遇一二柳三四五六七八九竈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小暑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廓一

二三四五星六七八九文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禮一張二三四五大暑六七八九逃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唐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立秋九度一翼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三州

減一二 處暑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唫一 軫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守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翕一 二三 四五 白露 六七 八九

聚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角 九積一 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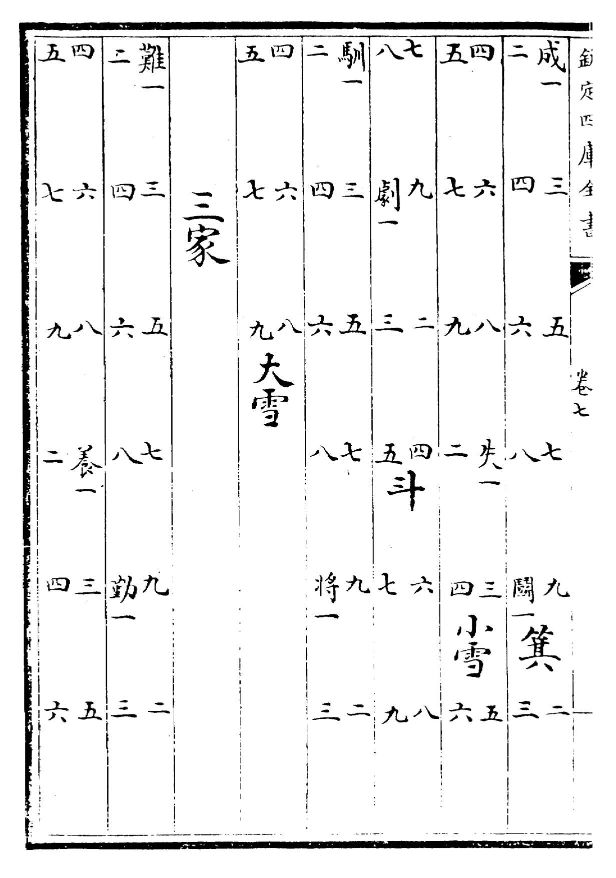
四五 六七 八九 飾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秋分 九疑一 二三 四五 亢 六七 八九

視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沈一 二三

四五氐六七八九內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房九曹一二三
四五霜降六七八九心窮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割一尾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巠一立冬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

九部



成一　三　五　七　九　二
二　四　六　八　闕一　三
箕
四　六　八　失一　三　五
五　七　九　二　四　六
小雪
七　九　二　四　六　八
八　劇一　三　五　七　九
斗
馴一　三　五　七　九　二
二　四　六　八　將一　三
四　六　八
五　七　九
大雪

三家

難一　三　五　七　九　二
二　四　六　八　勣一　三
四　六　八　養一　三　五
五　七　九　二　四　六

七八九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策一二三之別數是為三分三分之積數是為六成三六之相乘是為十八策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扐天故蓍之數三十有六而揲用三十三別一以挂於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并餘於扐再扐之後而三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八扐而四位成雄之說曰一扐之後而數其餘夫一

挂一扐之多不過乎六既六而其餘二十七者可以為九而不可以為八九況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揲法宜不謬意者傳之失也王涯之說一扐之後而三三數之三七之餘而一一數之及八以為二及九以為三不及八不及九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為一是背以牽合乎一扐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須挂一扐三而後成而扐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三揲也每分輒挂而列乎三指之間玄之再扐也再扐不挂而歸於初扐之指吾於其

挂而後分也見焉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輒挂挂必異處故列乎三指之間玄挂而後分故再扐不挂再扐不挂故歸於初扐之指指者視其挂者也然則不再扐吾知雄之不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曰星曰時曰數曰辭星者二十八宿與五行之從違也如中水牛北方宿則是星從否則違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之首之從違也如冬至以後筮而反遇應以下之首則是時違否則從數者首贊奇偶

之從違也一三五七九陽家之晝陰家之夜二四六八陽家之夜陰家之晝晝詞多休夜辭多咎太玄圖經緯以分三表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一六水在北二七火在南五土在中故一二五六七為經三八木在東四九金在西故三四八九為緯取三經以為旦筮之一表一五七是也取三緯以為夕筮之一表二四八是也取二經一緯以為日中夜中筮之一表二六九是也今夫旦筮而遇奇首曰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遇偶首則曰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日中夜中筮而遇偶首曰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遇奇首則曰一違二違三從始中咎終休夕筮而遇奇首曰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遇偶首則曰一違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大率如此

辭者辭之從違也各觀其表之辭觀始中決從終

推玄算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二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四位之積算則是其首去中之策數也

求表之贊

置首去中策數惟其所過之首而置之如應去中四十一則置四十一減一而九之如應置四十一則減一為四十以九乘四十得三百六十增贊惟其所求之贊而增之一則增一二則增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如應首九之得三百六十若求應一贊則增一為三百六十一半得百八十有半則是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也偶為所得日之

夜奇為所明日之晝此非一首之間一為奇而二為偶者也半之而奇謂之奇半之而偶謂之偶若不增一為百八十日則是法首日之夜增一則奇乃是明日應首之晝九之者為贊也一首九贊減一者為增贊也容有不盡求其九贊故減而後增半之者為日也二贊為一日求星從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也如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以二十八宿之度自牛以下除之盡百八十算有半即是應之一日在井二十九度半也除算盡則是其日也者星之度日之日也日一日而行一度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日行與斗建異日自北而西西而南南而東東而復於北斗自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復於北玄日書斗書如求星之法逆而求之可也而月

不書

歷法

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三會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章閏分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是為三元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此雄之自述云爾夫盡者生於不齊者也不齊之積

而至於齊是以有盡也斗與天而東日違天而西終日而成度盡度而成朞故不齊者非出於斗與日出於月也日舒而月速於是有晦朔弦望進退之不齊惟其不齊故要之於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後四者皆盡又從而三之萬有三千八百五十一歲冬至朔旦復得甲子而十二辰盡也凡五盡者歷之所以有法也今玄告曰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夫七百三十一贊二贊而為一日固其勢不得書月也茍月而不書則夫歷法之可見

於玄者止於一朞而凡五盡者雄之所強存而已是故
列其一朞之法於前而存其五盡之數於後蓋不詳云

嘉祐集卷七

嘉祐集卷八　　宋　蘇洵　撰

洪範論

洪範論叙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穽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援經而擊傳

刻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爲新奇也

洪範論上

洪範之原出於天而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爲之注劉向父子爲之傳孔頴達爲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

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頼乎皇極五行㑹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終於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則㑹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

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曰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為之傳則霱之五十

又將百焉人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難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十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取常棄福取極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也禹意也箕子意也

洪範論中 并圖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之論子其未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不建為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比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極而配之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獲福極也然則劉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知洪範與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

之彼歆向拂箕子意矣吾復何取哉雖然彼豈不知求從箕子乎求之過深而惑之愈甚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强為之說故其失寖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

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子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擅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别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

吾爲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寀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茍如庻驗增之則雖惷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爲觧以蔽其釁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爲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駮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庻驗二也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

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鉤牽扳援文致而强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

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若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以為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强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一圖指傳之謬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

木不曲直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厥咎狂

厥罰常雨

厥極惡說曰順之其福攸好德

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

火不炎上

言之不從是謂不乂

厥咎僭

厥罰常暘

厥極憂說曰順之其福康寧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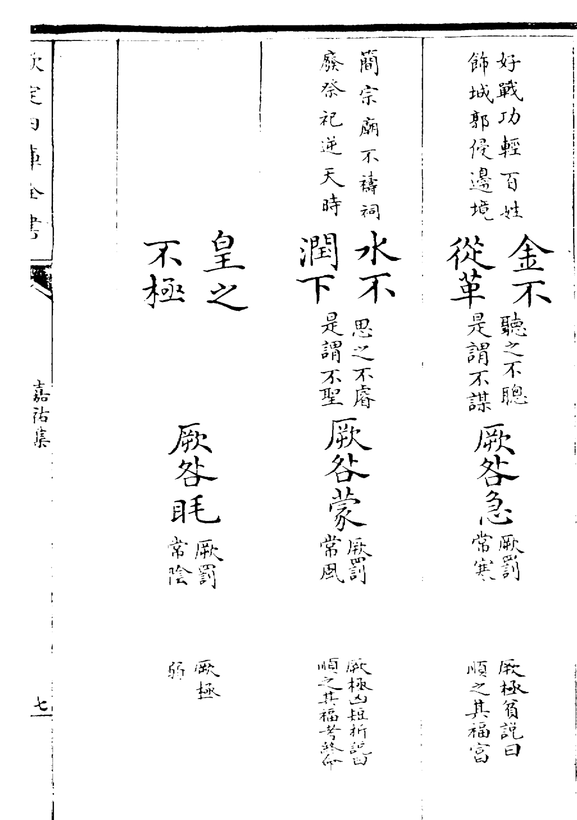
稼穡不成

視之不明是謂不悊

厥咎豫

厥罰常燠

厥極疾說曰順之其福壽



好戰功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

金不從革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

厥咎急 厥罰常寒

厥極貧說曰順之其福富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

水不潤下 思之不睿是謂不聖

厥咎蒙 厥罰常風

厥極凶短折說曰順之其福考終命

皇之不極

厥咎眊 厥罰常陰

厥極弱

一圖形令之意

貌恭肅　木曲直　時雨

皇極　言從乂　金從革　時暘

視明哲　火炎上　時燠　五福

之建　聽聰謀　水潤下　時寒

思睿聖　土稼穡　時風

貌不恭狂　木不曲直　常雨

皇極　言不從僭　金不從革　常暘

視不明豫　火不炎上　常燠　六極

不建　聽不聰急　水不潤下　常寒

思不睿蒙　土不稼穡　常風

洪範論下

吾既剔去傳疵以粹經猶有秘處而先儒不白其意或解失其旨者非一今辨正以中之經曰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夫五行一疇耳一汩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綱壞而目廢也然則五行之汩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極之不建乎蓋箕子微見其統與端矣經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數至於五事也求之五行則相尅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尅合矣先民

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為德莫大於仁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鄭康成以食為稷以貨為司貨賄以賓為大行人是三百六十官箕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頴達

則曰司貨賄大行人皆事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末害為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為不然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謂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為鮮矣孜孜然以擇此為事則委瑣不亦甚乎吾意卜筮至神人所諒而從者尊之善人必諒而從之蜀

莊是矣尊之惡人亦諒而從之丘子明是也聖人懼後人輕其職使有如丘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賢也不然司空司徒司寇其擇之又當甚於此云者彼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為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知其不可不擇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别不得其源紛莫可曉譬之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舍使昧者觀之固憒憒如也不知晷度躔次的不可紊差之渺忽寒暑乖逆吾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惑繩孔之

失使經意炳然如從璣衡中窺天文矣

洪範論後叙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眊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為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為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

之説則旣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歷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爲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爲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爲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叅焉則亦不曰必某福

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爲皇極建而爲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爲說其意以爲不建則不能爲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爲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爲重其責耶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

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為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概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為而可以為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為二而必曰陰為陰雨為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

此别雨與隂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為土德而黄龍當見黄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黄龍而必謂漢為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嘉祐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九 集部

嘉祐集卷九　　　　宋　蘇洵　撰

史論序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當復甚乎其嘗所譏誚者唯子餗例爲差愈吁其難而

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史論上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若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

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証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録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

後世以為已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畧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

非一代之實録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賛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襃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録可也慎無若王

通陸長源輩罥罥然冗且僭則善矣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

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諱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宫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賛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賛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

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宫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録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賛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寛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吴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吴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吴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吴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吴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吴

子於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絶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絶與棄則其賊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

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

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寛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樂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强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史論下

或問子之論史鈎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
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
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偽賤死
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
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醇健簡直足
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
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
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

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敘曰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没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貶不肖誠

已意也盡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叙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為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槩之酷吏鄭衆吕强以廉明直諒槩之宦者蔡琰以忍耻妻胡槩之列女李善王忳以深

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游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曄譏

固失而睢盱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為監無徒譏之也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婬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

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甞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

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

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淩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

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如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横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逄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遊說無龍逄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逄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

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

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

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

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制敵

兵何難曰難乎制敵曷難乎制敵曰古者六師之中士不能皆鋭馬不能皆良器械不能皆利故其兵必有上中下輩刀扼虎射命中捕敵敢前攻壘敢先乘上兵也習行陣曉擊刺進而進退而退中兵也奔則蹶負則喘迎刃而殪望敵而走下兵也凡上兵一支中兵十中兵

十支下兵百此非獨吾有敵亦不無也為將者不以計用之而曰敵以上兵來吾無上兵乎以中兵來吾無中兵乎以下兵來吾無下兵乎然則勝負何時而決也夫勝負久而不決不能無老師費財吾故曰難乎制敵也若其善兵者則不然堂然而陣填然而鼓視敵之兵有挺刃大呼而爭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進亦進吾退亦退者此其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湍鏃而向之其色動介馬而馳之其轍亂者此其下兵也以吾

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樂吾下兵之易攻也必盡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兵臨其中中兵臨其下此皆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焉往而不勝哉是則敵三克吾一而吾三克敵二況其上兵雖勝而中兵下兵即既為吾克其勢不能獨完亦終為吾所并耳噫一失而三得與三失而一得為將者宜何取耶昔田忌與齊諸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

從之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夫臏之說乃吾向之說也徒施之射是以知其能獲千金而止耳茍取而施之兵雖穰苴吳起何以易此哉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

其享天之禄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婬佚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鳦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

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爲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

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

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

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

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寛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

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鰍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

以死哉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

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

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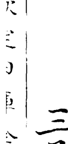
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

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名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



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竪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三子知聖人汙論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汙吾爲之説曰汙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逺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

而聖人不知也茍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爲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泰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顔淵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顔淵得之

以為顔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不能安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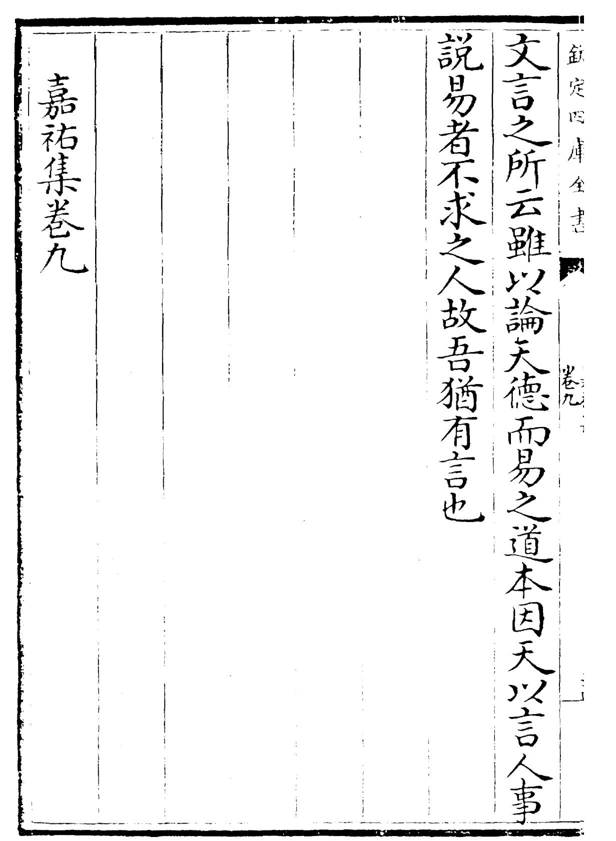
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論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於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餓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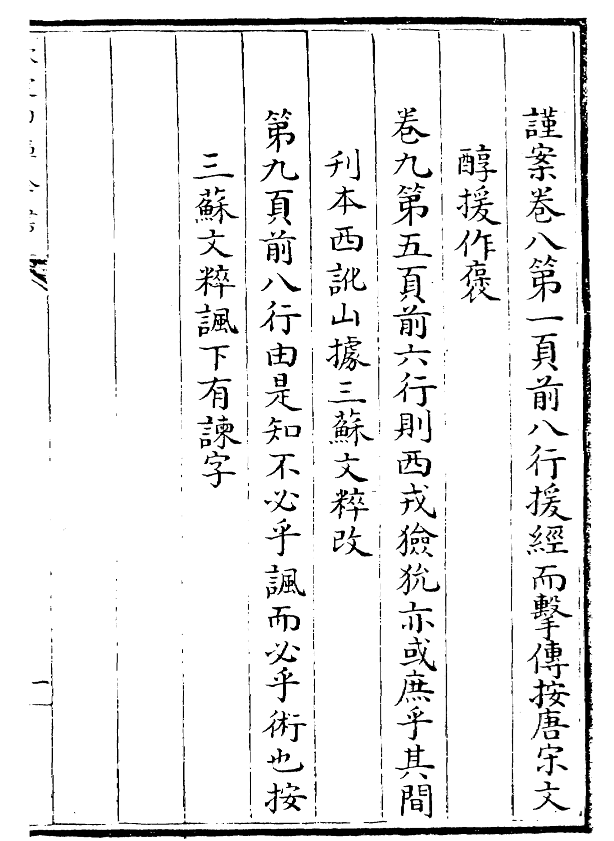
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大義而行夫何卹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為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為直為斷為勇為怒於五行為金於五聲為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為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

忘反而無以節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利則其為力也易戾於利則其為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懌以弃利義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也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



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嘉祐集卷九



謹案卷八第一頁前八行援經而擊傳按唐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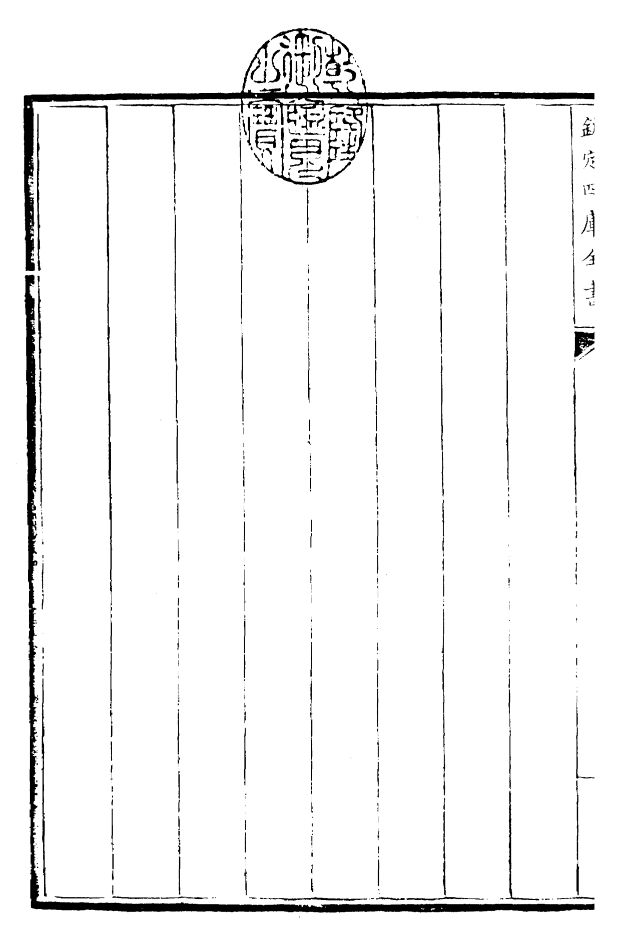
醇援作褒

卷九第五頁前六行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

刊本西訛山據三蘇文粹改

第九頁前八行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按

三蘇文粹諷下有諫字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　彩

謄録監生臣蔣傳馨